

坐方凳斜倚八仙桌一角,恍然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丁家客堂间。对面桌上留声机传来梅兰芳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墙上的漫画里那些名声遐迩的文坛名宿、画坛大家、艺坛明星或嬉皮笑脸、或故作拿捏地出着洋相;身后有位中年男子温文尔雅地注视着走来过往的参观者;当然这是透过硕大的照片,边上还有一排字《慕琴生涯——丁悚诞辰130周年文献艺术展》。

机缘巧合,读了丁悚先生早年在报纸上连载的合集《四十年艺坛谈回忆录》,方知丁悚是著名漫画家丁聪他爹;是当年执沪上漫画界牛耳之一者,且据

在丁家客堂间看漫画

□ 陈茂生

影文字无一不精;丁家客堂间每到周六“大咖”云集十分热闹,聊得话题出得洋相,隔天报纸都有披露;在那相聚的“丁之人”如今都赋予了大师、专家、教授等称号,当时却是一群无职称、无工作、更无编制的“孟浪”中青年,又都是有两把甚至好几把“刷子”的文艺雅士;缺了他们,海派艺术就会有很多遗憾。每周一次相聚当然可冠以沙龙、雅集,而丁悚直接干脆称为“啸聚”。时隔八十多年,书中鲜活生猛的史料故事让那些正襟危坐的文化名人生动鲜活了起来;更有感他的处世通达,交友开阔,做人随和,作品两度被官方责令都在谈笑中妥善应对;特意换乘两部地铁来看看这位前卫开放又“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上海“老克勒”。

当时沪上明星如周璇、金焰、王人美、白虹等皆为丁府座上宾,称丁悚夫妇“寄爹”“寄娘”。丁悚曾大力提携出身贫寒的周璇,用如今上海话来说就是找人脉,寻角色,助她一步步成为当红影星;而周璇在言谈书信里也尽执后辈之礼,遇到麻烦事、苦恼事皆一一实情相告;展厅里有一封周璇给丁悚的信让人瞩目。丁悚在美术创作中以画百美图、拍美女肖像而闻名,却从没有一点绯闻,亲和大度的绅士风度令人钦佩。那本“回忆录”中有

这么一个故事:某日,丁悚与几位朋友在北四川路“奥迪安”看电影;散场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有人建议“何不上前,一饱眼福?”丁悚劝道:“万万不可胡来,那是我们的学生,如此行为,师道何来?”众人遂即止步。当时丁悚在好几所学校担任教学,男女学生也多,“所以在游乐场,往往连野眼也不敢多看。并不是自命为君子,实在是其位谋其政,地位犯就,不得不如此也。”以“师道”为由,让出“傻主意”的可以体面地下个台阶。想必“人品好、兜得转、拎得清”的上海爷叔就应如此。

丁悚也是一个顾家好男人。13岁到上海“学生意”,18岁开始学美术;在广告、月份牌等商业美术中积蓄足够功力,随后到各大、中学校担任教务长、美术教授;并喜欢摆弄照相机、留声机等当时最新的玩意。因与沪上歌舞、演艺圈熟稔,各唱片公司竞相请他担任顾问,因此当年留下很多流行音乐,也留下了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京剧大师的音响资料,如今听来实在弥足珍贵。

春节的一个午后,象征性地坐在丁家客堂间;不远处的延安高架路车流滚滚,轨交列车隆隆驶过;身后丁悚老先生儒雅地微笑,穿过近百年风云,注视着城市变迁,文脉传承。

漂流的“贵州叶”

□ 王妙瑞

著名作家叶辛在贵州生活了21年,他回到上海工作也有30余年了,对第二故乡的感情一如既往,连微信网名号也叫“贵州叶”。

其实贵州的百姓也记住叶辛。一个叫刘学文的人毕业于师范学校,后来走上了文学之路,成为贵州省最年轻的作协会员。他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人,离叶辛当年插队的修文县砂锅寨有100余公里路。刘学文在该村办起了叶辛作品阅览室,后升级为叶辛好花红书院,他任院长,叶辛任名誉院长。

地处上海南汇也有一个书院。清末时期,当地百姓尚文,粮库被当做书院,镇名也更为书院镇至今。我乘16号地铁直达书院镇站。“叶辛文学馆”设在东方蔡园一幢明清古建筑里。文学为小镇带来了亮点,游客纷至沓来。几百平方米的叶辛文学馆显得小了,书院镇把邻近的新建筑辟出近千平方米的面积作为新馆,让更多人走进叶辛文学馆阅读和参观。叶辛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陈列在展馆醒目处。叶辛跑遍了浦东36个乡镇,当他来到书院镇时,镇领导提出了建立“叶辛文学馆”的设想。在叶辛同意下,书院镇有了当代“书院”。

近日,我见到了又一所新建的“叶辛故乡文学馆”,它位于江苏昆山花桥镇。1800平方米的馆舍宽敞明亮,叶辛出版的书籍背脊被设计成色彩缤纷的艺术墙赏心悦目。花桥镇是古镇,人文渊源颇深,陶渊明第九代嫡孙陶岷迁居此地。80高龄的潘颂德教授和我一起应邀来参观,他说2006年叶辛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所长。在全所大会上,叶辛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上过大学。”潘教授说叶辛是一个坦率、真诚的领导。他对我说:“叶辛故乡文学馆”,故乡两字加得好!

叶辛找到自己故乡,是我朋友朱超群的热心。老朱是安亭汽车城大众公司退休员工,新房买在一河之隔的江苏昆山花桥。历史上安亭曾属于江苏,后来划归上海。老朱对叶辛原来的祖籍嘉定有疑问,便和当地几个文学朋友到昆山花桥天福庵小镇查证。因建高铁,周边尽是拆迁的破败房子,找不到一人。经一番周折,终于在花家浜新村小区,寻到了叶辛母亲叶彩芬的堂妹叶秀英,她对叶辛出生的情景记忆犹新,说当年帮助做了许多塌饼送人,庆贺叶家添子,不久叶辛一家搬到了上海居住。叶辛相约作家老朱等人在徐汇区青枫城见面,老朱详细介绍了为叶辛寻找祖籍地的过程,叶辛非常感谢并表示认可。

“贵州叶”从流经涟江,漂流到上海南汇嘴东海之滨的书院镇,又流到江苏昆山的小虞河。我想起了叶辛说过的一句话:“作家是被记在读者心里的。”



■ 事事如意(肖形印) 陈永春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朱健

患有痴呆症的老人

□ 魏福春

老人喜欢坐在大门进口处。这里有两排长长的木椅,方便那些来看望父母的小辈扶着他们的父亲母亲抑或爷爷奶奶在此换换空气,聊聊天家常。

老人80左右的年纪,每当有人进入大门,他右手就抬了起来,向里一伸,做出个请的姿势,来人也条件反射地点着头,说声:谢谢。老人不发一言,脸上木木的,眼睛低垂着,等到又有人进来时,下意识地复抬起手把来人请进来。

秦阿姨起初并没有感觉到这位老人有什么异样,她是做财会工作的,刚退休在家,其时有两家公司找过她,她没有答应过去帮忙,心里想着以前忙得抽不出时间,现在应该多陪陪母亲了。秦阿姨几乎每天都要过来,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把敬老院当作自己的家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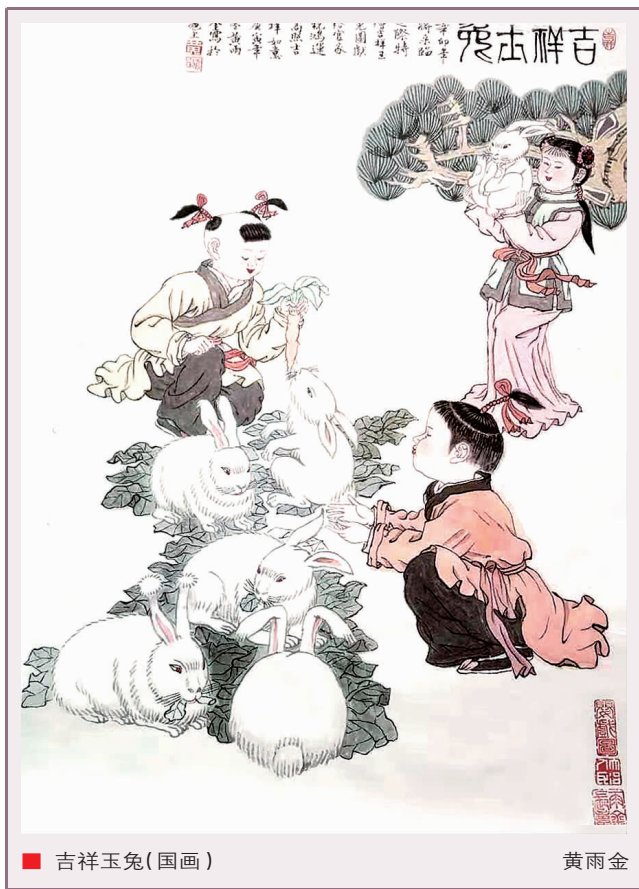
秦阿姨那天来,看见老人蓦地抬起手时,还愣了一愣。第二天依然如此,她上了台阶,跨进大门正要往里走,这时她见到老人的眼皮抬了抬,右手也随之伸出,秦阿姨停住了脚步,弯下身说:老人家坐这里休息呀!想不到老人受了惊吓似地转过了头去。

秦阿姨本来也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一下,以为老人不愿意和她说话,笑了笑没作停留看母亲去了;但她心里从此对这位老人有了种莫名的牵念,回家后常和爱人说起问:你看这老人是怎么回事?爱人笑她,说你退休后真的有时间了,这种事是你操心的?她知道自己在瞎琢磨,可放不下又想,母亲要不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也要搀扶着母亲到大门口处通通风,透透气,这样就能够多了解了解那位老人了。

秦阿姨为此还特地问过护理员小张,常坐门口的老人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家里有些什么人。小张说那位老人不是她护理的,具体情况她也不知道,只听说老人子孙满堂,家里条件好着呢。秦阿姨又问,家里有人来看望老人吗?小张说不清楚,好像一年来那么几次,是来付费的。又说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家里人也都认不出,来不来看一个样,老人话也是不会说的。

秦阿姨点点头暗道,怪不得呢。

那天上午,秦阿姨像往常一样来到敬老院,这时一辆黑色的“大奔”“呼”地一声停在了她旁边,车里走出位中年男子,气度不凡地跨进大门,不料那老人反常地没有抬起手来,中年男子走到他身边时老人竟转过脸去。秦阿姨正有些迷惑,老人转



■ 吉祥如意兔(国画)

黄雨金

过身来向她抬起了手……

秦阿姨后来得知,这个器宇轩昂的中年男子是老人的小儿子,老人竟然视而不见,个中原因她是不便也是不需要知晓的。这一个多月来,她多少对老人有了些了解,说是患有老年痴呆症,老人生活倒是正常,每天吃了早饭,护理员给泡上杯热茶,帮他拿上,然后搀扶他到门口坐下,快到午饭时再把他搀回房间。午饭后老人要睡上个午觉,醒来后依旧坐到门口去,看到来人他都会下意识抬起手迎送。不过也有人例外,李老伯的儿子是一个,秦阿姨发现他上次和他的父亲坐在这里争吵了几句以后,老人见到他再也没有做出过请的动作……